

※ 學林誌傳 ※

錢謙益弟子何雲生平考略

謝正光*

引 言

近人論述牧齋弟子何雲（士龍）生平者，就聞見所及，僅陳寅恪先生一家而已。《柳如是別傳》第四章據《吾炙集》所載河東君之語，論定士龍與瞿式耜（字起田，號稼軒，1590-1651）、顧苓（云美，1609-1682）同屬「柳派」，而與錢遵王（名曾，1629-1701）之為「陳派」即牧齋夫人之派者，迥不相同也¹。

陳先生晚年著書嶺南，接觸文獻不廣，然仍創為新說，殊非易事。惟士龍之生平，終非《別傳》所重，然則其事堪補述者尚多，不待言而明矣。

士龍年未冠即從學於牧齋。後數載，蒙乃師延至家塾，教其嗣子孫愛（孺貽，1629-?）舉子業。

士龍能詩，與乃師唱酬篇章之多，同門中無能望其項背者。其人亦精騎射。年二十九，攜弓箭、佩刀劍、乘怒馬護衛牧齋、瞿稼軒北上入京赴逮，旋同入刑部監獄。是年冬，士龍因念母，先行南歸。

乙酉清師下江南，士龍入閩，身預隆武政權。與乃師分道揚鑣。事敗，轉入粵中。

士龍之傳世詩作，僅有抄本兩種存世，收詩一百五十餘首。北京國家圖書館及常熟圖書館分別入藏。以路遙，無從得觀。幸承京師友人艾俊川、周運兩先生親赴

本文原為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嚴志雄教授主辦之「錢謙益暨其詩友門生詩文國際研討會」（2018年5月15-16日）而作。撰寫期間，承沈文燮元、陳建銘君鼎力襄助。稿成，蒙余汝豐、張旭東二兄及匿名審稿人提供寶貴意見。定稿時復陳耕君賜助。併此致謝。

* 謝正光，美國 Grinnell College 歷史系教授。

¹ 陳寅恪：《柳如是別傳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頁541-553。

國圖，廢時逾月，過錄抄本中紀事諸作相贈。而清初選本中，毛晉（字子晉，號潛齋，1599-1659）《東山誥和集》²，收士龍詩一題三首；王應奎（字東澍，號柳南，1683-1759）《海虞詩苑》收九題九首。共得十題十二首³。余合此證諸士龍師友相關之作，試圖考述其平生。間有與牧齋相涉而未見論及者，亦為逐一指出⁴。自忖篳路藍縷，開闢維艱。訂訛補漏，有待於來者實多。

一、士龍家世及生卒年

牧齋〈何仲容墓誌銘〉（《初學集》卷五十五）記士龍祖「名錞，通內典，工小楷，修布衣長者之行」。父名德潤，號仲容。其人「彊學績文，好鏤版以行世」。卒於天啓二年（1622），得年五十四。生子五人，述禹、述稷、述契、述皋、雲；女四人。文末云：「雲，吾徒也。既葬〔其父〕，來乞銘。」

牧齋留此一線索，至堪寶愛⁵。蓋士龍之生年，果如下文所考，在萬曆三十六年（1608），則上文所及士龍未冠即從學於牧齋一事，可確立無疑。

士龍有〈丁亥元日〉詩，作於粵中。詩開篇云：「五千里外思歸客，四十年來病渴身。」⁶丁亥，清順治四年（1647）。上推四十年，合明萬曆三十六年。四十云云，或僅舉其成數。苟如是，則生年上推或後移一二年，皆有可能。

其卒於清順治十七、十八年頃（1660-1661），得年五十以上⁷。蓋士龍於甲、乙間，辭家遠遊，歷十五載始歸，逾年而歿。

² 收入丁祖蔭輯：《虞山叢刻》甲編（常熟丁氏刊本），第5冊。

³ 〔清〕王應奎、瞿紹基編，羅時進、王文榮點校：《海虞詩苑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）。

⁴ 牧齋《吾炙集》，士龍名在其中，而集中無士龍詩。牧齋此書非完帙，說見徐兆璋：《虹隱樓詩文集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《文集》卷二〈吾炙集跋〉。

⁵ 《柳如是別傳》中考述士龍祖上二代，亦引牧齋文，惜忽略該文末記士龍父之卒年，及文乃應士龍之請而作等事。

⁶ 詩見〔清〕錢謙益：《吾炙集》，收入丁祖蔭輯：《虞山叢刻》甲編，第3冊。

⁷ 牧齋《楞嚴經疏解蒙鈔》目錄後記有云：「及門之士，若毛晉、黃翼聖、何雲者，一載之中，相繼捐館。」下署「上章困敦歲三月三日。」上章困敦歲，即順治庚子十七年（1660）。據牧齋所撰墓誌銘，毛子晉卒於己亥歲之七月二十七日，黃翼聖卒於己亥十月八日（《有學集》卷三十一〈毛子晉墓誌銘〉、〈黃子羽墓誌銘〉）。己亥合順治十六年（1659）。按排名先後，推知士龍之卒在黃翼聖之後。確實年月不可知，惟總在順治十六年十月八日至順治十七年三月三日之間。

然則士龍從學牧齋，最晚當在天啓七年(1627)。牧齋子孫愛生於崇禎二年(1629)。士龍任錢家塾師，至晚當在崇禎七年(1634)。

二、抄本何士龍詩集

抄本前有里人兼內家陸貽典序，述士龍之家學及其生平云：

吾虞固多望族，而桂村何氏尤以博古好學世其家。士龍踵言公後塵，讀書續言，為牧翁先生延至家塾。服習講貫，其業益精。士龍少工詩，當王、李盛行之日，牧齋昌言闢之。為窮源溯流、昌明博大之學，士龍實能其指歸。余向選其詩，刻之《詩約》之中，餘未及存也。自嶺海歸來，有詩百餘篇。牧齋謂其才情意匠，蒼老雄健，而尤稱其〈七夕行〉，感激用壯，有玉川子〈月蝕〉之遺。余得錄而存之，距今有十五年矣。其間搜括舊刻，得二十餘首。而其從子道林錄數章續錄貽，余釐其年以證綴成編。間復鼓篋，流觀諷詠。緣情體物，六朝之綺靡也；峩冠委珮，三唐之典麗也。而其氣經詞緯，吞吐風雲，墨舞筆歌，戛揚金石，不離乎牧翁之評者近是。惜乎少時篇拾，僅存一二，不能無劍外珠之感。士龍于余為內家強近，其輩行長於余，未嘗不視余如友。言念疇昔，誠不忍斯文之零落。為弁其首，以授劓厲氏。此固後死者之責，而後之覽者，亦用以考何氏之家學、東澗之指授云。壬子重九，陸貽典識。

廬江三集之七 浮山何士龍著 姪畋輯

王子，康熙十一年(1672)。時陸氏五十六歲，上距士龍之卒已十載。

抄本輯者何畋，士龍二兄述稷子，字道林，一字學山。序中「其從子道林錄數章續錄貽」，即此人。《海虞詩苑》卷十二記道林「從陳先生確庵遊，為詩得其指授有《薇蘅集》一卷」，今藏北京社科院文學所。未見⁸。

序又言：「余向選其詩，刻之《詩約》之中，餘未及存也。」《詩約》有牧齋

⁸ [清]鄭鍾祥、張瀛修：《常昭合志稿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卷30，頁26上載：「何述稷，字功藝，邑諸生，工詩賦。明末倣《香山樂府》作寓言，其文曲，其詞危，已而其言多中。自號晴簑道人。性好山居，無力買山，作〈山居詩〉百篇，陳瑚為之序。子畋，字道林，亦能詩。書學褚河南，有《薇蘅集》（陳志）。」同前書，卷44，頁36下著錄：「《薇蘅集》一卷，何畋撰。」

序(《初學集》卷三十二)，開篇云：「陸子勅先撰里中同人之詩，都為一集，命之曰《虞山詩約》。過而請於余曰：『願有言也。』」末署「壬午」，即崇禎十五年(1642)。勅先之序士龍詩，在康熙十一年壬子，二者相距恰為一世。惜此書流傳不廣，今僅知臺北國家圖書館有一藏本。書中〈德州送王鹿年〉與〈書事迹懷次半舫劉大司空寒夜雜詩韻又三首〉兩題，均不見抄本。詳下文。

陸貽典，字勅先，號觀庵(1617-1686)。陸勅先後生士龍九載，入牧齋門亦在士龍之後。牧齋序勅先《觀庵詩》，稱「勅先蓋斯世之有情人也」，且極言其所作植根於性情與學問：

讀勅先之詩者，或聽其揚徵聘角，以按其節奏；或觀其繁絃縟繡，以炫其文彩，或搜訪其食跖祭獮、採珠集翠，以矜其淵博；而不知其根深殖厚，以性情為精神，以學問為孚尹，蓋有志于緣情綺麗之詩，而非以儷花鬪葉、顛倒相上者也。⁹

葉昌熾(1849-1917)《藏書紀事詩》卷三〈陸貽典勅先〉條所繫詩，足概括陸氏一生矣：

新城令君之才子，汲古季子之婦翁。東澗老人之高足，其友則大馮小馮。

陸序稱士龍詩為「廬江三集之七」而不舉士龍集名，徐兆璋(倚虹，虹隱居士，1867-1940)有相關記載，頗具興味：

何士龍詩，為古里瞿氏鈔藏本，良士重為裝訂。予適見之，約裝成後借閱。申十一月既望，與初我觀書鐵琴銅劍樓。邑人著述，已薈萃一廚。遍搜士龍集不可復得。為之悒悒。次日，初我手一冊示予，曰：此非何集耶？蓋簽書廬江三集，予踈忽未抽閱爾。遂得假歸傳錄一本。卷首題廬江三集之七，則尚有二集可知。何氏如季穆、公藝，皆有專集。或與士龍鼎足而三，亦未可知。獨怪管敬培輯《桂村詩鈔》，云士龍遺集散逸，不知勅先、道林纂輯之本尚留遺人世也。既喜梓鄉文獻之傳，又得見前人所未見。此行為不虛矣。辛酉三月初九日，虹隱居士跋。¹⁰

跋中稱「何氏如季穆、公藝，皆有專集」。《初學集》卷五十五〈何季穆墓誌銘〉

⁹ 錢謙益著，〔清〕錢曾箋注，錢仲聯標校：《牧齋有學集》卷19，收入《錢牧齋全集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)，第5冊，頁825。以下簡稱《全集本》。

¹⁰ 跋見常熟圖書館藏抄本廬江三集。

記季穆名允泓，士龍稱三叔。天啓五年(1625)卒，得年四十一。牧齋有〈渡淮聞何三季穆之訃賦九百二十字哭之歸而酌酒焚諸殯宮以代哀誄〉哭之(《初學集》卷三)。《吳梅村全集》卷二十七有〈何季穆文集序〉。

公藝，即述稷。士龍稱二兄。見朱彝尊《明詩綜》卷八十一上〈何述稷〉條：「字公藝。常熟縣學生。有《晴蓑草堂詩集》。」

知徐兆瑋跋中之言，蓋有所本也。

三、護衛牧齋北上就逮

崇禎十年(1637)丁丑三月，牧齋為張漢儒具奏攻訐，與瞿式耜被逮北上，下刑部獄¹¹。《初學集》卷十一《桑林詩集》前序記北上事云：

丁丑春盡赴急徵，稼軒並列刊章。士龍相從，草索渡淮而北。赤地千里，身雖罪人，不忘吁嗟閔雨之思，遂名其詩曰《桑林集》。¹²

士龍同門顧苓〈送錢牧齋先生赴逮〉：

徵書並下昔三公，先後歸來跡頗同。十載遺薰幾紹聖，獨存碩果累元豐。
風波翻覆千秋事，消長尋嘗吾道中。不但生還當世祝，直將治亂卜窮通。
(自注：先生與文相國姚學士同起田間。)¹³

「赴急徵」牽涉黨爭，詩及注皆隱約其言，呼之欲出矣。

錢、瞿二人在蘇州閶門臨解纜時，士龍自告奮勇隨行北上。牧齋有詩記云：

我心鄙兒女，刺刺問束裝。暮持襪被出，詰朝抵金閶。
門生與朋舊，蠡湧來四方。執手語切切，流襟淚浪浪。
惜我儻從弱，念我道路長。或云權倖門，刺客如飛蝗。
穴頸不見血，探頭入奚囊。或云盤殮內，鳩董寔稻梁。
匕箸一不慎，墳裂屠肺腸。誰與警昏夜？誰與衛露霜？
誰與扶跋蹇？誰與分劬勩？何生奮袖起，雲也行所當。

¹¹ 金鶴沖：《錢牧齋先生年譜》，收入《全集本》，第8冊，頁936；方良：《錢謙益年譜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94。

¹² 錢謙益著，錢曾箋注，卿朝暉輯校：《牧齋初學集詩注彙校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上册，頁560。以下簡稱《詩注彙校》。

¹³ 《千里集》（抄本，北京國家圖書館入藏）。

闔門置新婦，問寢辭高堂。典衣買書劍，首路何慨慷！¹⁴

第五韻所及「謙從」二字，遵王注謙者，從也；或即今人所謂「隨行人士」。既云「謙從弱」，知原即有僮僕相從。前文已及士龍嘗在錢家作塾，當日當以門人、塾師之雙重身分隨行。

四、北上途中詩歌唱和

船離江南，牧齋與士龍詩興大發，唱和頻繁。過淮陰，士龍作〈漂母祠〉：

因想前賢一飯時，廢祠會首重興悲。澤邊帝子猶當道，城下王孫且釣絲。
此日項劉俱斂手，他年絳灌奈揚眉。千金未是酬恩者，事■■應淮水知。

牧齋〈漂母祠和何士龍〉：

韓侯釣水遶城垣，青史猶垂進食言。人以千金知老母，天將一飯試王孫。
孤生書劍霑新淚，逐客簪纓感昔恩。欲薦渚蘋何限恨，寒鴉落日滿祠門。¹⁵

渡河，牧齋作〈俳體示士龍〉：

四瀆已將三瀆過，三春總是一春忙。黃沙學傅何郎粉，赤汗從熏荀令香。
釜下馬通和餅蕪，棧間驢面比人長。歸來準備江南話，暖舖深缸笑幾場。¹⁶

士龍答之以〈和牧翁途中見示〉：

過河不作江南夢，春盡翻虧客路忙。私米飯如紅稻軟，珍珠酒比凍醪香。
驢經王粲鳴聲好，雞引劉琨舞思長。若到幽并更奇絕，為君結客少年場。

舟停山東德州，訪盧世淮（字德水，一字紫房，1588-1653）。德水與牧齋論交始末，嚴志雄教授已考論精詳¹⁷。惟崇禎十年之會，尚另有足述者二三事焉。

一者，錢、盧間之唱酬，士龍亦預焉。士龍〈次韻奉和牧翁酬盧德水〉：

大雅久寥闊，空悲剡溪紙。我師拯頽流，周道識所履。
窮淵探龍領，取義獲鳳髓。晚遇杜陵叟，焚香禮子美。

¹⁴ 錢謙益著，錢曾箋注，卿朝暉輯校：〈送何士龍南歸兼簡盧紫房一百十韻〉，《詩注彙校》，上冊，頁685。

¹⁵ 同前註，頁561。

¹⁶ 同前註，頁563。

¹⁷ 嚴志雄：《錢謙益〈病榻消寒雜咏〉論釋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12年），頁169-174。

鍾期思入手，惠子論溢耳。布鼓慚自持，黃鐘豈人毀。

蕪詞何以贊，風流良可繼。雲也雖不敏，無忘誨小子。

其次，德水與士龍相見，有〈何士龍〉詩。題自注云：「士龍一弱秀才，追隨者虞山先生，不避風雨。」¹⁸ 倍見親切。

超然人表有阿龍，患難從師得所宗。萬仞虞山天下仰，今番許爾一登峰。

「阿龍」，典出《世說新語》〈企羨第十六〉：

王丞相拜司空，桓廷尉作兩髻、葛帶、策杖，路邊窺之，歎曰：「人言阿龍超，阿龍故自超。」不覺至臺門。¹⁹

再者，則牧齋與王鹿年相見事。德水〈送王鳴野序〉：

鍾離王鹿年，字鳴野，蓋布衣之俠也。身不逾中人，而鬚髯如戟，目光照人，血膽雪腸，不欺暗室。……近復遊虞山之門，虞山博大真人，憮憮一世，於鳴野尤無間。嘗屬其綜理家務，不啻親子弟。作古歌以送之，一讀令人三嘆。²⁰

鍾離在安徽鳳陽。德水所稱「布衣之俠」王鹿年，亦牧齋門人，此余前所不知。

牧齋〈德州送王鹿年〉記二人相別：

頻年遭患難，道路與子俱。有如墮枝鳥，依此失水魚。

子今捨我去，置我於路隅。譬彼瞽失相，俛俛何所如？

子行非無事，為掃我室廬。慰我犀角子，衛我充棟書。

我有萬行淚，附子衣裳裾。為我拜北堂，灑向舊倚閭。²¹

簡言之，牧齋吩咐王鹿年為我家打掃室廬，安慰家中犬子，護衛家中藏書，並代我向家母大人問安。我等三人北上，前途凶險。歸期未定。一切拜託了！

士龍亦有〈德州送王鹿年〉詩：

首路向平原，塵埃白日昏。心知彈鋏客，歸守孟嘗門。

雨粟存微願，飛霜念至冤。探腸寧復惜，分手欲何言。

詩中用馮諼客孟嘗典，然則王鹿年之「米飯主」為誰？王氏行蹤飄忽，其生平俟考

¹⁸ [清] 盧世淮：《尊水園集略·補遺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第1392冊，頁580。

¹⁹ 余嘉錫撰，周祖謨、余淑宜整理：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630。

²⁰ 盧世淮：《尊水園集略》，卷9，頁496。

²¹ 錢謙益著，錢曾箋注，卿朝暉輯校：《詩注彙校》，上冊，頁605。

者尚多。

五、獄中詩酒唱酬

牧齋等一行於閏四月二十五日抵北京，旋下刑部獄。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始得出。計在獄凡十三閱月²²。

士龍同門徐增（字子益，又字无減）日後有〈懷舊詩〉追述云：

最是傷心霍被囚，幾人患難肯從遊。文章自有光芒在，雪夜長安欲報仇。

（自注：歲戊寅，牧翁被逮，士雲〔龍〕周旋獄中。）²³

子益與士龍於崇禎六年初晤時，嘗有〈牧翁師座上贈何士龍〉：

古人風采自堪思，雅量如君未易窺。數載神交纔對麈，片言心許即稱詩。

恥於世路輕求友，喜在門牆更得師。因指琴川衣帶水，扁舟來往預為期。²⁴

京師刑部在長安街西，俗呼刑部街。史載「西南、西北二隅合置獄，曰南北所，北所圍垣東大榆樹一株，傳為明楊繼盛手植云」。又載「嘉靖七子，王李輩同官西曹，建白雲樓，相聚論詩，一時目刑部為外翰林」。楊繼盛手植榆樹，以及嘉靖七子，王李等人白雲樓論詩事，牧齋當知之甚悉。至其有生之日，置身西曹，天牢中猶得以詩酒為樂，當非其前料可及²⁵。

明代京師刑部監獄乃專為羈押官員而設。牧齋嘗任禮部侍郎，又只因黨爭涉罪，故得入管束較輕之刑部獄；詩酒唱酬，一如平日。與世所熟知之錦衣衛，即所謂詔獄（關押欽命要犯，與東西廠獄相同），以及皇帝專任鎮撫司所設之酷獄（主

²² 參錢謙益著，錢曾箋注，卿朝暉輯校：〈試拈詩集上〉序，《詩注彙校》，下冊，頁725。牧齋與稼軒服刑之久，或與入獄時方值滿洲皇太極率兵攻朝鮮有關（參談遷《國權》卷九十六）。崇禎帝其時專心遼事，方疲於遣兵調將；於牧齋一案，何能分心顧及？故入獄之初，雖有「何生夜草疏，奮欲排帝閭」（見〈送何士龍南歸〉），牧齋仍不能無「紛紛燕獄上書人，天語連章戒瀆陳」之歎！（自注：凡上疏陳辯，皆奉旨曰：「不得瀆陳。」）（〈獄中雜詩三十首〉其六）。

²³ 〔清〕徐增：《九誥堂集》，收入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第41冊，詩之五，頁154。自注云「歲戊寅」誤。蓋士龍早於前一年歲末南歸。

²⁴ 同前註，詩之二，頁131。

²⁵ 〔清〕于敏中等編纂：《日下舊聞考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第4冊，卷63，頁1038。

要囚押皇帝旨令關押之罪犯)，皆有天壤之別²⁶。

所謂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一說，本無其事；極權政權之法例，終不免摻雜人情。古今一例！必明乎此，然後可理解何故牧齋獄中，仍能讀書不倦，不廢詩文²⁷。不明乎此，則不可理解牧齋被收監時之情狀：

閏四月二十五日，下刑部獄。尚書、侍郎暨臺諫、郎署相見者五十餘人。久旱，次日大雨，劉敬仲司空迎謂曰：「此霖雨之徵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安知不曰『烹弘羊，天乃雨』乎？」因以「霖雨」名其詩云。²⁸

「安知不曰『烹弘羊，天乃雨』乎？」典出《史記·平準書》。大難當前，而牧齋仍自嘲有朝一日，己身或終與被漢武帝所殺之桑弘羊同一結局。其過人之處，不可等閒視之！

來迎人中，官位最低者為郎署，正、從五品，如傅朝佑。傅字右君，江西臨川人，天啓二年(1622)進士，官給事中。《明史》卷二百五十八本傳載右君先後疏劾周延儒（字玉繩，號挹齋，1593-1644）、溫體仁（字長卿，號園嶠，1573-1638）。因觸帝怒，被下獄。周、溫皆牧齋在朝之政敵。右君來拜，當亦與此有關。

牧齋〈獄中雜詩三十首〉其八，詩注：「傅給事右君、胡行人雪田，皆來執經。」同題其二十六，詩注：「夜聞陳右君歌聲。」

官職之高者，如與牧齋對答如流之劉敬仲，嘗官至工部尚書，則正二、三品矣。

敬仲名榮嗣，號半舫(?-1638)，曲周人，萬曆四十四年(1610)進士。以地方大吏入為工部尚書，總理河道。運道潰淤，起宿遷，至徐，別鑿新河，分黃水注其中，以通漕。三年積用弗成，下獄論死²⁹。

²⁶ 參《明史》卷九十五〈刑法三〉。承南京大學范金民教授賜示，特此致謝。

²⁷ 金鶴沖《錢牧齋先生年譜》：「先生頌繫，踰冬涉春，卒業三史，反覆〈封禪〉、〈平準〉諸篇，恍然悟於華嚴樓閣於世諦文字中。」（《全集本》，第8冊，頁937）；方良：《錢謙益年譜》，頁90-93。此外，《初學集》卷十二、三所收詩五十七題一百五十五首，皆牧齋獄中之作。其中短者為七律，纔五十六字；長者如五言古風〈送何士龍南歸兼簡盧紫房一百十韻〉則達一千一百言矣。可見牧齋獄中詩數目之可觀！何士龍詩則僅存二題。一為和章，一作〈從牧翁在西曹作〉，皆七律。

²⁸ 錢謙益著，錢曾箋注，卿朝暉輯校：〈霖雨詩集序〉，《詩注彙校》，上冊，頁612。

²⁹ 錢謙益撰，錢陸燦編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（上海：古典文學出版社，1957年），丁集下，頁656〈劉尚書榮嗣〉條，有云：「敬仲為人淹雅，讀書好古，敦篤友誼。河渠之任，本非所長。門客遊士，創挽黃之議，耗沒金錢，敬仲用是坐罪，父子俱斃。用違其才，良可痛也。敬仲為詩，用意

牧齋與敬仲獄中「比屋而居。昏夜得句，扣門索和。僮僕相嘲曰：『乞火乎？索米乎？』」³⁰知兩家之居處，猶今人所謂之獨立房屋，各有僮僕生火取暖。且自備炊具，烹煮所需。詩興發作時，分曹斗韻，「兩家僮僕送詩忙」³¹唱和之作，牧齋集中，即有六題三十一首。敬仲嘗「取往復次韻之作，都為一集，名曰《錢劉唱和詩》」。未見。

錢劉唱和詩，多見交情。如是年牧齋生日，敬仲獻詩云：

日霽霞明秋愈妍，一尊論古小窗前。初裁漢律何無罪，再召銀青必有天。
蓬嶼瑤扉來處路，金經玄草偶然詮。長生寶籙家傳在，暫向闈中了宿緣。
(自注：牧齋箋後。)³²

牧齋答詩：

皇覽揆余初度時，松醪春酒菊花枝。千金稱壽慚親串，一物全生荷聖慈。
老眼畫圖行聚米，虛窗料敵坐圍棋。成都桑樹衡山芋，別盡寒燈夜話遲。
(自注：九月二十六日，劉尚書諸公釀酒為壽。)³³

不久，敬仲又以〈辟寒〉為題，與牧齋唱和至二十餘章。今各選一首。敬仲詩：

邇來世事不勝悲，惆悵羈人有所思。湯網何期集鳳羽，楚騷空自惜蛾眉。
巖城鼓歇燈昏後，孤榻衾寒夢醒時。直欲凌霄呼帝座，可能容我掇商芝。³⁴

牧齋和詩：

交疏窗閣暗傷悲，腸底車輪攬夢思。滿鏡新粧留半面，堆奩濃黛約雙眉。

沖遠，自謂迥出時流。德州盧德水篤好而深解之，句詮字註，以為獨絕。唐人之鑄賈島，宋人之宗涪州，無以過也。余在請室，與敬仲遊處踰年。敬仲取往復次韻之作，都為一集，名曰《錢劉唱和詩》，以貽德水，又屬余為序其全集。敬仲生長北方，而不習北食。嗅蔥蒜之氣，輒咯嘔不止。詩操南音，不類河北僮父，亦可異也。」

³⁰ 錢謙益著，錢曾箋注，卿朝暉輯校：《詩注彙校》，上冊，頁 677。

³¹ 潘曾沂（字念祖、功甫，1792-1852）句。參拙文〈宣南詩社考〉，《停雲獻疑錄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 11。

³² 今傳世敬仲詩文集名《簡齋先生詩選一卷文選四卷》。康熙元年敬仲孫佑刻，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·集部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第 46 冊。以下分稱《簡齋詩選》、《簡齋文選》。生日詩見《簡齋詩選》，卷 4，頁 61a。

³³ 錢謙益著，錢曾箋注，卿朝暉輯校：〈獄中雜詩三十首〉其三十，《詩注彙校》，上冊，頁 645-646。

³⁴ 劉榮嗣：《簡齋詩選》，卷 4，頁 63b。

雪深椽燭攤書夜，酒罷銀缸擁髻時。歸日胡麻正堪飯，更須量畝種神芝。³⁵
士龍偶亦參與唱酬，有〈書事迹懷次半舫劉大司空寒夜雜詩韻四章〉：

謝公憶別東山妓，文舉愁空北海樽。移岸舟行辭我里，出牆花發記誰園。
那無別夢和春曉，只有窮愁伴夜昏。多謝揚州十里郭，東風一路鳥能言。
又

赤土誰教發劍光，倚天耿介轉心傷。蓬蒿剪與栽松菊，藜藿甘之比稻粱。
物外羸形容散誕，人間怒翼正翱翔。虛無何處求松子，我欲乘風入混茫。
又

倩酒消憂成酒悲，悲吟愁坐兩相思。銀河易瀉千行淚，金鎖難開八字眉。
以我關心村店夜，知君屈指帝鄉時。唯應瓊樹能迴渴，不羨神仙服水芝。
又

拂拂寒風慘慘天，望鄉無那起愁煙。簾盛紫蟹思新擘，籬護黃花憶重編。
底事洲邊吟杜若，爭教澤畔怨蘭荃。月明忍炤傷心地，留與歸人幾度圓。

（《虞山詩約》）

牧齋嘗為敬仲詩集撰序，盛稱敬仲之詩詣，且及盧德水對敬仲詩之評贊：

今年與劉司空敬仲先生相見於請室，得盡見其詩。盧德水之評贊，可謂精且詳矣。而余獨喜其淵靜閑止，優柔雅淡。余將為採詩者告焉。因敬仲寓德水，視如何也。³⁶

德水評贊，見所撰敬仲集序。末署「崇禎乙亥端午學人盧世淮草於杜亭西枝」。乙亥即八年(1635)。文長不錄。

夷考其實，劉敬仲與盧德水之交情，亦不尋常。敬仲嘗為德水《杜詩胥鈔》撰序。另有〈答盧德水戶部〉一札。德水《尊水閣集略》中有關敬仲之詩作有〈接得敬仲新詩讀之賦五言四十字時雪後漏下一鼓〉、〈寄題敬仲先生古歡室〉、〈敬仲以詩畫見寄贈答次韻〉等題。

牧齋與德水盛稱劉敬仲詩作，清人中頗有持異議者。不贅³⁷。

³⁵ 錢謙益著，錢曾箋注，卿朝暉輯校：《詩注彙校》，上冊，頁 673。

³⁶ 同前註。

³⁷ 如朱彝尊（字錫鬯，號竹垞，1629-1709），即稱：「其詩格卑卑，未能遠與古人方駕。」〔清〕姚祖恩編，黃君坦校點：《靜志居詩話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卷 17，〈劉榮嗣〉小傳。陳田（字松珊，1855-?）亦指：「尚書詩格不聳高，而憂時傷懷，有蕭瑟蘭成之感。」《明詩

士龍獄中記牧齋詩，僅見《海虞詩苑》所收〈雜詩從牧翁在西曹作〉題：

愁憑北酒緩中腸，情寄南雲去路長。心似寒砧搖獨杵，身同警枕轉空床。

梅花早白非關雪，蒲柳先衰可待霜。高足要津緣底事，也知老大是徒傷。

崇禎十年冬，何士龍隻身南歸。劉敬仲有〈送何士龍南還〉詩，足見交情：

久負嵇生七不堪，邇來茹苦漸能甘。殘生榮辱俱如夢，客邸春冬幸自諳。

好友相思漳水北，仙人長住大江南。明珠照乘時方忌，行路悠悠莫縱談。

風聲撼撼動高松，遠屋寒鴉蟄海龍。門隔春明即萬里，路歸江上亦千峰。

憶同夜月吟殘菊，偶立蒼煙聽暮蛩。得子為隣吾願足，虞山猿鶴肯相容。³⁸

《昭明文選》卷四嵇康〈與山巨源絕交書〉：「有必不堪者七。」敬仲詩第一首開篇「久負嵇生七不堪」所從出。

牧齋與敬仲比鄰而居，當非偶合，其詳不得而知耳。然歸根到底，刑部監獄生活畢竟不如居家。蓋服刑者皆無刑期，故何年何月得釋出，無法預料！如上文所及牧齋獄友傅、劉二人，即不得生還回家。前引傅朝佑《明史·本傳》載崇禎「責以顛倒賢奸，恣意訕侮。廷杖六十，創重而卒」。時在牧齋出獄之明年春。敬仲亦旋死於獄中。見《簡齋詩》末首詩注。總之，獄中生活之陰暗面，有待深入探討者仍多。

六、隆武宮中侍衛

甲申之變，士龍與乃師分道揚鑣：牧齋走南京事弘光，遂有翌年迎降之一役。其時士龍則走八閩。以精武術故，任隆武宮中之侍衛。遂得親歷隆武建朝立國之始末。

士龍入閩事，時下通行之南明史籍皆不載。惟士龍邑人王應奎《海虞詩苑》有記云：

宗伯被許下獄，君草索相從。世以比郭亮、王咸焉。又從瞿中丞至閩粵，流離艱苦，歷十五載乃歸。宗伯取其游草入《吾炙集》，謂其才情意匠，蒼老雄健視昔有加。尤稱其〈七夕行〉，感慨用壯，有玉川子〈月蝕〉之遺。

紀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卷23，〈劉榮嗣〉小傳。

³⁸ 劉榮嗣：《簡齋詩選》，卷4，頁68a。

文中有「又從瞿中丞至閩粵」句，然瞿稼軒之基地，始終在桂、粵，未聞有入閩之事，遂有疑士龍亦未嘗踐八閩之土。

士龍之詩作，實士龍身預隆武之最佳證據。

首者，其長歌〈七夕行〉，皆記隆武一朝事。開篇詠建國事云：

歲在旃蒙，律中林鐘。皇帝俯狗群臣請，建國立廟閩海東。孟秋改元曰隆武，誓疆戎索纘祖功。仲尼載筆修魯史，五始立義尊王風。改時改月古則有，王周正月萬國同。況乃二后受成命，懷柔百神憑顛穹。立召句芒替蓐收，白帝焉敢爭豪雄？從丁至丙一旬畢（帝以閏六月廿七日即位，丁未御辰，以多難故不獲從踰年改元之例。詔下日，草莽盡傷之也），自夏徂秋萬感攻。

繼傷崇禎帝后兼斥魯王監國事：

我聞王者父事天，為天之子子萬邦。國家三百年，柴燎告成功，致孝亦已豐。佳兒佳婦置何許（傷先帝先后），縱養驕子恩偏崇。日兄月姊違救恤，坐視同氣遭殘凶。眼看烏兔至微物，乘機吞啗不相容（監國之月，月有食之，疑示災也）。乃知區區一女孫，長令隔絕夫婦非至中。嗟爾肺附尚如此，矧茲下民叫噪不異群保蟲。煩冤一寸心，竊比下臣仝。願迴高高聽，鑒此悽悽悰。非類神弗歆，天應誘其衷。高誦黃臺詠抱蔓，願天勿學虞瞍頑且矇（紀魯王監國事。案：抄本無注）。

終則以痛惜物類相殘、恢復無期作結：

斷取旄頭擲海外，淨洗腥穢驅豐隆。屏除殘賊投諸裔，復我明辟歸於桐。主鬯由來屬長子，折柱無事憂共工。白首再見風塵清，不辭為天吐氣如長虹。玉梯岌嶷不可拾，綠章習忤誰為通？自傷物類至細瑣，薄命敢恨飛廉慵？沒身逝將東去海，矯首肯逐北飛鴻？哀江南兮魂未歸，湛湛江水上有楓。明河澹澹兮華星朧朧，我心悲兮何時終？嗚呼我心悲兮何時終！

牧齋《吾炙集》收士龍詩，以此長歌置卷首，稱其及門「才情意匠，蒼老雄健視昔有加。尤稱其〈七夕行〉，感慨用壯，有玉川子〈月蝕〉之遺」。

考《初學集》卷二十〈效歐陽詹翫月詩〉後有記云：

壬午中秋日，誦盧仝〈月蝕詩〉，吟咀再四，徘徊永歎。余老矣，鬪茸眊墮，欲如仝之涕泗交下，心禱額榻，有不能也。歐陽詹〈翫月詩〉，有好樂無荒，良氏瞿瞿之思焉，乃作詩一篇，題曰〈效歐陽詹翫月詩〉。或曰：

「韓退之〈效玉川子月蝕詩〉，取其似，子效〈翫月詩〉，取其不似。」全乎詹乎？似乎不似乎？世當有知之者。³⁹

又，錢大成《錢遵王年譜稿》「順治三年 十八歲」條：

是年八月十六日，先生規撫盧仝〈月蝕詩〉，賦〈問月詩〉千數百言。

按：盧仝，唐范陽人，號玉川子(?-835)。《新唐書》卷一七六《韓愈傳》附傳載仝嘗為〈月蝕詩〉以譏切元和逆黨，愈稱其工。遵王此詩詠清兵下江南之翌年事，蓋憫時傷亂之作也⁴⁰。

士龍所處之隆武政權亦有其「逆黨」存焉。黃宗羲（字太沖，號梨洲，1610-1695）《行朝錄·隆武紀年》記云：

鄭芝龍（字飛黃，1604-1661）、鴻逵自恃援立之功，汲引姻婭要地清流，口授上前，如吏科給事中朱作楫、戶部主事葉正發，皆門下夷人也。其後，上不盡從，遂懷怨望。⁴¹

其次，士龍〈雜題五首之三題〉，第一、二首，皆詠隆武朝相國黃道周（字幼玄，號石齋，1585-1646）殉國之來由，詩人苟非置身其中，安得對局中之來龍去脈瞭如指掌？第一首：

賭墅渾如昨，歌鐘杳未期。人煙秦地少，草木晉時疑。
塵夢悲風后，逢迎待雨師。鑿凶古來有，爾輩繫安危。

（自注：傷黃相國並諷諸將。）

開篇賭墅，典處《晉書》〈謝安〉本傳載符堅率百萬眾，次於淮淝，京師震恐。（昔之符堅，不即今之清兵耶？）安遂命駕出山墅，親朋畢集，與謝玄圍棋賭別墅。蓋指臨危不恐懼之風。

詩注「傷黃相國」，指黃道周之殉國。石齋，閩之漳浦人，以擁立有功，官至首輔，深得隆武敬服。諸將者，鄭芝龍及鄭彩（字羽長，1605-1659）等擁兵自重、拒與石齋之將領。文武不和，乃隆武政權之一大致命傷。上引《行朝錄·隆武紀年》記云：

十月，道周見鄭氏偷安，殊無經略中原之意，自請出關，芝龍不與一兵。道

³⁹ 錢謙益著，錢曾箋注，卿朝暉輯校：《詩注彙校》，下冊，頁1138-1139。

⁴⁰ 謝正光校箋：《錢遵王詩集校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年），頁54-55。

⁴¹ [清]黃宗羲撰，沈善洪主編：《黃宗羲全集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第2冊，頁115。

周以忠義激發，旬日之間，義師頗集，親書告身獎語，給為功賞，得之者榮於誥敕。然皆未練之兵，不能應敵。至有僧軍鋤耨棘矜以隨其後者，名「肩擔兵」。從廣信抵衢州。婺源令某，道周之門人也，馳書誘道周，許為內應。道周信之，至明堂里，北師猝至，隨為北師長天祿所執，殉節於南京。⁴²

士龍第二首詠隆武將士慘敗之情狀：

我師臨戰伐，消息似陳陶。血染皆王土，屍橫近賊壕。
千官喧露布，萬國困腥臊。前席誰流涕，文思明主勞。

（自注：杉關之役，死傷相枕藉，舉朝方賀捷，蓋將帥矯誣甚矣。）

詩注所及之杉關，位於福建邵武府光澤縣西北九十里，西至江西建昌府百二十里，有杉關嶺，置關其上，為江閩往來之通道。黃石齋領兵自閩入江西，經此關，遇敵大敗後，而諸鄭則在朝慶賀，此「矯誣甚矣」之所指也。

士龍另有〈奉和中丞戚公和尚詩十首〉；「中丞戚公和尚」，當亦隆武政權中人。

真形不藉雕僇力，實相匪因鑿削功。盡日無言疑表法，經年高臥鎮談空。
何代高僧駐錫來，長拋貝葉臥莓苔。溪邊怪石森離立，應為生公首屢迴。
徑荒苔蘚絕征塵，洞閉桃花少問津。長似空生來宴坐，九天應有散花人。
幾曾東水解西歸，時見南雲向北飛。爭似高僧長在定，野花山鳥共皈依。
夾岸樓船刁斗停，靜聞天籟報嚴更。中宵溪畔潺湲水，疑是山頭梵唄聲。
千艘競發春溪漲，萬眾無譁夜帳嚴。輸與石僧緣底事，月斜風細夢初甜。
雲隨虞后愁低影，竹為湘妃妬淚痕。怪得老僧無一語，道傍興廢共誰論。
望夫化去形空在，秦帝驅來血尚班。頑石有知應羨此，到頭留得老僧顏。
肯逐孤雲任所之，嶙峋骨相幾推移。不知陵谷何年改，好泛重溟尋本師。

（自注：吳中石像晉時自西域浮海而至，今見存開元寺中。）

高僧聞說心如石，仙石何妨貌似僧。會待伏波勛業了，相將重訪碧陵嶒。

士龍在閩，年尚未及不惑，已有逃禪之傾向。及隆武敗亡後，轉入粵中，繼續依附佛教。

⁴² 同前註，頁 116-117。

七、粵中生涯

士龍由閩入粵，至遲在順治三年(1646)歲末。滯留至順治十五年(1658)始返里。其居粵間傳世之作不多；十載間可考之事不過二、三。且此二、三事，亦難得其詳！

甫抵粵中，即有〈除夜寓光孝寺〉⁴³：

不向空王託此軀，卻成佳節似窮途。匝天烽火欺殘焰，照戶刀光冷舊符。

子夜鄉心勞去夢，丁年世難恨為儒。嶺梅休報春消息，剩有啼鶉血未枯。

詩中丁年云云，似有雙重意義。抵粵在丙申歲除，明日即逢丁亥。此其一。丁年亦指男子年四十。前文記士龍生於萬曆三十六年，順治四年丁亥洽逢不惑之年。

總之，士龍除夜居異地僧舍，難免有「佳節似窮途」及「世難恨為儒」之歎。況粵中舉目無親，不聞語言，謀生乏術。徬徨無助，以此自傷，亦可憫也。

翌日，有〈丁亥元日〉，愁緒依舊：

五千里外思歸客，四十年來病渴身。碧海周遭長在眼，白雲瀰漫一霧巾。

煙蘿應改當時色，城郭空餘昔日人。僧院擁爐成獨酌，始知辜負歲朝春。

(自注：以舊曆為辜負，正是新人矣。)⁴⁴

後此十載，值順治十三年(1656)，士龍仍在粵中，因憶閩中舊事，作〈丙申除夕次閩中朱季埜韻〉，已有歸田之意。

萬里羈仇一夕除，十年身世數編書。搏扶羊角翻憐鳥，辛苦龍門莫羨魚。

筇丈待穿修竹徑，草堂會卜浣花居。聞中簡點還山約，已信天公不負余。

同年，有興朝新貴龔鼎孳(字孝升，號芝麓，1615-1673)奉旨頒詔入粵，恰逢時在廣州任布政使之曹溶(字秋岳，一字潔躬，1613-1685)，乃孝升之知交。牧齋函託孝升抵粵後順道訪尋明末德清憨山大師(字澄印，1546-1623)《夢遊集》之嶺南刻本。經秋岳幕客及當地佛門人士之努力，其事終底於成。而參與其事者，士龍即其中之一人。牧齋〈憨山大師夢遊集序〉記云：「其在嶺表共事搜茸者，孝廉萬

⁴³ 抄本作〈除夜〉。

⁴⁴ 抄本自注缺此十一字。惟多「時憲曆尚未頒行，粵中舊曆，較遲一日」等字。《海虞詩苑》本，缺末兩句。

泰、諸生何雲、族孫朝鼎也。」⁴⁵

牧齋族孫朝鼎（字禹九，號黍谷，1617-1685），順治四年進士。即陳先生所指牧齋身後〈錢氏家難〉一案之主謀人。錢名朝鼎而字禹九，似出「禹鑄九鼎」一典。

士龍與黍谷自是舊識。異地相逢，得以鄉音交談，料為在外難得之一大快事。士龍〈新篁和錢黍谷次韻〉：

青光滿眼畫牆陰，不羨蘭亭有茂林。過雨苔痕翹鶴立，翻堦花影待龍吟。

籜皮冠側人偏遠，竹葉杯濃興自深。閑寫此君須百幅，楚蘭為伴贈同心。

原唱未見。黍谷以畫蘭名於時，故收篇云云。當時曹秋岳幕中濟濟多士，彼此多有唱酬。士龍則除錢黍谷外，別無它作。可憾也！

後此二載，士龍離粵返常熟。時已年過半百。

八、處同門諸友之間

牧齋門人，以瞿稼軒較廣為人知。士龍先同稼軒北上赴難，後又隨之入閩。然不見兩人詩歌唱酬。事亦可怪。

士龍年未及而立即棄家，孑身在外。與居鄉同門有往還者，不過馮舒、馮班兄弟及錢曾三數人，而年輩相近者，僅得早生士龍四年之馮班。馮舒則長士龍十五年，又早死。若錢曾，則後生士龍二十一年矣！

士龍自粵歸里，旋逢上巳（三月三日）。遵王設文宴於述古堂，遍邀里中文士，意在遙寄晉人曲水流觴及唐人傾都禊飲之盛況！遵王〈上巳日文宴詩四首〉：

楊柳垂垂拂檻前，蘭亭今日會群賢。隔簾鳥語催絲竹，入座鶯聲替管絃。

傾蓋不懸徐穉榻，飛觴似醉李膺船。此時江左龍門客，一笑相看盡少年。

其二

徵伶選勝笑喧豷，樺燭高烧文宴開。窺豹栖鸞皆上客，懷龍吐鳳總奇才。

迎簷舞柳鶯翻入，點席飛花燕蹴來。正是西園好風景，玉山相對莫停杯。

其三

⁴⁵ 此事之本末，參拙文〈清初貳臣曹溶及其「遺民門客」〉，《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256-258。

眼底名流滿座中，不將猿鶴伴沙蟲。酒隨波面輕浮綠，燭颺花心半吐紅。
漏箭傳聲催淑景，簾衣蕩影轉光風。潘江陸海斯文貴，願砥狂瀾倒向東。
其四

肆筵設几盡簾垂，錯襍觥籌樹酒旗。笑語聲和春盎盎，笙歌氣暖夜遲遲。
前驅文陣予何敢？後從詞壇某在斯。拂水至今傳盛事，吾家宗匠實堪師。⁴⁶

來客中年最長者為士龍。故第四首收篇云云。

士龍〈次和錢遵王上巳文讌詩四首〉，可稍窺其晚年心境：

遲暮深慚糠粃前，幽情差擬副群賢。新知促坐溫如玉，古道題襟直似弦。
文章筆端橫鐵騎，詞瀾篋底擁樓船。身同華表歸來鶴，暗喜風流勝昔年。
其二

舞衫歌扇笑喧豗，良會何當笑口開。金谷罰行杯滿酌，玉山頽後愧微才。
流鶯似訴蕩香落，戲蝶真隨飛絮來。縱使夜長須秉燭，況逢春暮且銜杯。
其三

身世頻年似夢中，分將吟詠伴秋蟲。霜欺白髮千莖盡，酒借衰顏一响紅。
綠野耗磨新歲月，（自注：來詩末章有吾家宗匠之句。）烏衣管領舊家風。
飽聞學海波瀾闊，萬壑奔流祇向東。

其四

翻堦花影繡簾垂，文陣紛紜建鼓旗。子擅雕龍聲獨早，我慚刻鵠思偏遲。

士龍與馮氏兄弟往還較頻，關係則複雜微妙。蓋馮氏兄弟與士龍，均以藏書著名。兩家嘗合作校書，事見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卷二十九，集部〈李商隱〉條：

乙亥六月十五日，孫方伯功父丈以一本見示，煥然若披雲霧。凡錢本之可疑，一朝氷釋。因與家定遠、何士龍又校一過。凡卷中粉塗處皆是也。

乙亥，崇禎八年。

至藏書互相借抄，乃情理中事。然據後世藏書目錄所記，馮定遠就士龍借書事，怨言不少。瞿氏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卷七〈復古編二卷舊鈔本〉條云：

崇禎辛未七月甫鈔成，為何士龍借去，越六年，丙子始見歸，如見故人，如得已失物也。⁴⁷

⁴⁶ 遵王詩見謝正光校箋：《錢遵王詩集校箋》，頁163-164。

⁴⁷ [清]瞿鏞撰，瞿鳳起覆校：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

崇禎辛未，即四年(1631)。

同書卷十九〈溫飛卿集七卷別集一卷校宋本〉條：「馮定遠云：何慈公家有北宋本，為何士龍取去，散為輕煙矣。」

據馮定遠一面之詞，知二人間之恩怨，釁端於圖藏。迨士龍下世，定遠攻擊不遺餘力矣。《鈍吟雜錄》中有痛斥士龍語，用詞怨毒，殊失厚道矣：

放於利而行多怨，非保生之道也。先兄每云：「見利思義，義不勝利，思必不能自克。」余應之曰：「不如見利思害。」先兄浩然而歎，以為知言。夫有無故之利，必有無故之害，倚伏之理然也，惟有道者知之。老子曰：「天網恢恢疎而不漏。」小人識慮淺短，惟見其疎，不知其不漏，為惡無忌，以為天道無知，積惡滅身，受禍慘烈，耳目所見，吁可畏也！其遠者乃在子孫，如葉林宗、何士龍身死無子遺，可以為監。明哲保身，但問克終何如，一時之間，小小利鈍不足計也，亦安知其不為福？《書》《易》多言善惡之報，聖人之言，必無欺人。⁴⁸

又云：

何雲有文，錢牧翁重之，然無名者，其人妬嫉，同學者惡之也。妬嫉極損名，如張湯有後，可以為法。⁴⁹

考漢代酷吏張湯尚且因推賢有後，前所引材料，小馮君竟云：「何士龍無後。」此條又說：「其人妬嫉，同學者惡之。」何相過之深也！

再者，前引文中所及葉林宗，亦常熟藏書家。有子修（祖德）、裕（祖仁），皆有才名。林宗後娶妻，二子因失愛，俱以憂早死。此於葉家乃至傷痛之事。乃定遠竟乘人之危，落井下石，咒罵林宗，指其「死無子遺」應「善惡之報」。何故？

考陸貽典序定遠詩，文中先稱定遠「與人交多率其真」。繼則指出定遠「或喜或怒，或離或和，人頗以為迂、以為怪，則避之而去」。夫「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」，記同里知交事，狠毒如此，亦非絕不可解！

其次，定遠所記，皆據其亡兄馮舒（字己蒼，號默庵，?-1648）之話語，外人又焉得不起「死無對證」之疑？檢馮舒《默庵遺稿》中有長詩一首，細敘與士龍在

173。

⁴⁸ [清]馮班：〈將死之鳴〉，《鈍吟雜錄》卷10，收入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），第886冊，頁582-583。

⁴⁹ 馮班：〈家戒上〉，《鈍吟雜錄》卷1，同前註，頁520。

直隸任丘客中不期而遇，既驚且喜；詩中對士龍敬重不已。

前文敘士龍於崇禎十年冬，自京都策馬南歸，三日後宿京畿南三百餘里之皋橋一客舍，巧遇自南而北投案之默庵。默庵因有〈夕宿皋橋遇何士龍南歸四十四韻時士龍久從牧翁在獄詩〉開篇先敘是夕酒肉之後，荒村漫步，見有凌空矗立之魏忠賢生祠：

曉從鄭州來，夕指皋橋宿。驢飢人亦疲，望門思憩足。主人閔我勞，釀酒兼炙肉。食糜聊自可，期滿征人腹。白日尚在山，振衣還躑躅。村落不數家，梵宇凌空矗，云是魏闖祠。⁵⁰

以下五韻述與士龍相遇，興味盎然：

行行歸旅舍，新月生枯大。道旁彼何人，胸弓懸劍服。凜然毛髮豎，孤客憂身獨。狹路試舉手，覲面還張目。聞聲辨吾友，喜極翻成哭。

士龍當時「胸弓懸劍服」，至堪注意。「服」，刀劍服也。前及牧齋〈送南歸詩〉稱士龍「典衣買書劍」，今證以默庵親眼所見，士龍當時的確作武打裝束。然則士龍文武雙修，何可置疑？

詩末記是夕荒村客店談心，通宵達旦方休：

殷勤語不休，夜闌猶秉燭。村雞喔喔鳴，頃刻晨光旭。分手涕淚滴，此夕何其促。

此默庵下世前十一年與士龍作別時之詩。此十一年中，士龍里居又僅六年。前引定遠之言，終屬可疑。

前文記陸勅先與士龍既為同門，且有親戚關係。牧齋門生中具此雙重關係者，尚另有人。如毛晉與勅先亦結秦晉，彼此為親家；前引《藏書紀事詩》陸氏條詩二、三句「汲古季子之婦翁，東澗老人之高足」句，明言之矣。它如二馮之姪名武者，「號簡緣，毛潛在〔毛晉〕館甥，讀書汲古閣。歷十餘年，秘冊異本多所窺覽」。

毛晉交遊甚廣，與牧齋、士龍之摯友盧德水有唱酬，彼此惺惺相惜。德水〈寄毛太子晉〉：

翰林作主墨為卿，萬卷由來勝百城。欲覓野人深致處，山齋匡坐一燈明。

其二：

⁵⁰ [清]馮舒：《默庵遺稿》卷13，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·集部》，第87冊，頁18-19。

丁卯橋邊詩韻高，三羅昭諫氣尤豪。遺編如土誰收拾，絲繡平原有大毛。

毛晉和作：

詩名誰合冠公卿，涑水高扳五字城。千古杜箋成聚訟，私言昏室一燈名。

（自注：先生有《讀杜私言》。）

海內論詩聲價高，掀髯抵掌興偏豪。杜亭一自胥鈔出，訓詁相尊作二毛。

（自注：先生建杜亭祀少陵，製《杜詩胥鈔》。）⁵¹

士龍與毛子晉間情誼之深淺，文獻不足徵。惟子晉下世前在杭州刊刻牧齋《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》，士龍有校勘之功，則證據確鑿。該書首一卷末刻「佛弟子虞山毛鳳苞發願流通」，卷首末則刻「戊戌夏佛弟子虞山何雲校勘於武林報恩院」。

戊戌，順治十五年。是載，自季春至夏五，牧齋亦在杭州。牧齋文字累及之矣。《有學集》卷二十一〈松影和尚報恩詩草序〉：「戊戌歲，與覺浪和尚劇談。」同書卷二十二〈贈覺浪和尚序〉：「今年孟夏，會覺浪和尚于武林。」《外集》卷七〈蕭五雲先生集序〉，末署「歲在戊戌，夏五，虞山蒙叟通家錢謙益書於杭城之報恩院」。知牧齋在武林居處，正毛、何等弟子開雕乃師鉅著之所在。

牧齋是載行年七十有七矣，猶涉山渡水幾四百里到杭，雖無監工之名，又豈能無精神支持之實耶？觀古今譜牧齋者，記此行，莫不集矢於與通海之關係；於牧齋刊刻《蒙鈔》之一往情深，則莫不缺乏了解與同情。亦可怪也。

九、結 語

綜上所述，士龍年未冠即得立牧齋門牆，旋出為錢家塾師。而立之前夕，護衛乃師北上就逮，旋陪入天牢服刑凡八閱月。年三十八，入閩事隆武。明年轉粵中。又十一載，歸里，則天命之年已過。然猶不辭勞苦，渡錢塘、入杭州報恩寺，身預乃師鉅著校勘之役。

士龍苟生逢盛世，「學成文武藝，賣與帝王家」，無疑自另有一番功業，何至於中年子身入閩，所託非人哉！況在隆武朝僅充宮中侍衛，安足以施展其文武略？嗣後轉入粵中，舉目無親，又逢急景殘年，終而淪落僧舍。徬徨無助，可憐復可憫

⁵¹ 收入丁祖蔭輯：《虞山叢刻》乙編，第7冊。

也。至其身後無嗣，累為鄉里小人所譏。且平生詩文，亦僅有抄本一冊傳世；而藏度之者，深藏密密，視之若奇貨。遂令士龍之往跡，三百載下，多渺不可尋！此則非徒天意，亦涉人謀。余讀士龍部分傳世詩作竟，不無所感，因筆偶書。非敢揚飛塵，以眯觀者之目也。

二〇一八年春盡日於美西蘭亭渡之停雲閣